



寶日堂初集卷之七

書

答董見龍太僕書

又答王總督尚書書

在南都寄郡中親友書

與門人姜箴勝書

與門人周季侯書

復錢孟玉書

與顧霖調書



在留都寄都下諸友論時事書

與耿藍陽書

又與耿藍陽書

答毛總鎮書

與閣下諸老書

與孫相公閣下

與張郡尊書

與門人書

上葉閣下書

與魏道冲相公書

與孫愷陽相公書

與族伯澄瀾論族弟張小獄情書

有敘由

與門人施禹聲書

與俞濟之書

前載陶無瑕書

勸諭族人書

與魏相公書

啓

上朱相國老師啓

與葉相國閣下啓

與韓相公閣下啓

與朱相公閣下啓

答王霽宇總督啓

寶日堂初集卷之七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七

華亭張 萬世調父著

荅董見龍太僕書

久違台範彌念教思兩接瑤緘倍承鼎渥伏念老
先生臺下清風勁力古道熱腸獨賢王事之勞自
任天下之重修墾政而佐軍實正經界而救逋逃
遵千古不易之常經開百年未有之美利每讀大
疏著畫周詳若廟堂行之永久不獨外濟九邊內
寬國餉而四征撻伐亦且裕如每念朝廷有事而

不能用有人而不當其用或所用之人而又不
盡厥心以致喪地失師萬民塗炭由今得尺得寸
拮据良難只如老先生真品真材而廟堂許以實
心行事何事不可濟也惟是清屯易生煩擾耕種
難在招揀必責之守道郡縣而督其成台翁第以
激揚獎薦之法驅使之人樂用命則事可成兼就
此中留意人才亦或可備他年國家緩急用也鄙
見敢質之長者若臺畫則詳之疏中不佞不能贊
一詞矣莊公所託太夫人墓銘因秋來以制詞供
役武關受事兼國史未竟畧寬季冬定當竭思以
報命久失奉復殊覺慚悚先此申布伏惟台原

又答王總督尚書書

蓋不佞嘗讀宋制諭文潞公有曰卿之在朝如玉
在山如珠在淵光景不陳而草木自遂夫老臣之
有益于朝廷如此况台翁四世黃髮爲社稷鎮
危邊安定萬民撫柔四夷者哉成周有畢公而東
郊安康王之比烈與文武有以也夫威望孚而中
外有瞻仰情形熟而坐籌有操縱當此之日內窮

于兵力外窮于虜情至 天子以閣輔大臣鼎撐
其地而非得台翁左提而右挈之其能免宵旰之
東顧而令吾儕處堂輩弄文墨筆舌遂能退虜耶
近聞兵卒已屯寧前一帶而遼民亦且漸復關外
之生理西虜即小訖而其頭目尚弭耳受笞策則
台翁與輔相齊心整頓之效也前見光祿卿許純
齋先生臨別云只須薊鎮榆關樞輔兩先生貌肥
悅而齒強固便是 九廟之福此亦足見中朝正
人之議論所嚮矣惟老先生願神養性以奠邊關
以慰 聖明天子幸甚萬之蓄懷邊事已非一日
今既無能借箸且又不敢妄言而所惓惓于元老
鉅公者如此

在南都寄郡中親友書

蓋聞物各有適用惟其宜是以鷦鷯棲穩不慕鄧
林鼯鼠腹克飲同酌海某書滌文癖學鳶未成亦
常思補山龍合簪同氣而志踈性決濟世無緣幸
乃代匱周南濫竽春署荏苒徂冬兒婚甫畢六之
日抵京七之日抵任官舍閒敞落葉在庭幸禮客

稀少部老受事隨行署尾懶性麓安署中有殘書
可讀別寓有小樓可眺輿隸奔走不費金錢茶笋
酒漿節嗇饒足間前呵行市則諸生時跨蹇泛步
處古寓數椽在委巷舊刹歷歷可指追念昔年先
史則灑涕而歸自想當日欲覓一讀書處無憂薪
水如鮎魚之上竹竿此番豈復易得是以快然欲
老是鄉矣又白下薦紳先生每一披對輒移刻忘
晷似此更有宿分方將麓了交往閉門掃軌開舊
麓發藏書綜朝家之掌故覽千古之得失倘有管
窺積日累月疏之別牘具獻 至尊雖不敢謂乃
心王室聊冀不負光陰而已若夫升沉潛見豈意
想卜度中能主張之是以終日陶陶焉落落焉作
逆旅本分生活至於弋飛鴻釣魴鯉則當在買山
築室時矣秣陵尺五一水盈盈祖帳河梁春光在
眼謹述近懷以慰相憶伏惟別來道履多福新社
惟宜拜緘神往不宣

與門人姜箴勝書

杜門不見一客者三月矣畱都散地禮曹冷官而

乞身之人其冷百倍然生平讀書潔身可對衾影
卽鄉曲小兒忌謗相加無怪也獨念 國家所重
者人才君子所惜者名行今設爲風波之世局令
小人得借爲陷阱而驅局外之人以納其中縱不
爲斯人名行惜其如國家人才一路何人才壞而
國事壞國事壞而士大夫身名爵位與之俱壞吁
可憫也不佞歸矣有屋可居有田可耕有書可讀
有酒可沽西過震澤南過武林湖山之間賦詩談
道差堪自老官居卿貳年逾五十而又黃門彈事
止云文章無用恐濫金甌不減一篇韓昌黎送楊
少尹序嘻可以歸矣况又朝局以爲庸縻而 天
子以爲才望卽宗伯墓門一片石他年邀惠惇史
不稱好結局哉可以歸矣諦觀年來士大夫風尚
愈趨愈下鯁鯁惟異已除私人是引楚人爲楚
人出缺秦人爲秦人營遷不論官方不譚才品目
中豈復有 君父而堪以服天下挽世運乎亦終
必亡而已矣水落石出豈謂 高廟神靈竟不顧
冲聖而任此輩橫行哉足下講臣也朝夕對揚

重瞳須畱此一段光明于胸中卽不宜輕發以逢時忌而因事陳規婉詞微諷當有旋轉妙用莫負此千載遭逢也吾輩口不宜快而心固不可不熟二疏已上速去爲幸扁舟已久買江上矣

與門人周季侯

自春明馬首言別後一路託庇凡四十日而抵家會徐孟麟于淮上會熊雨亭于高郵皆惓惓以兄爲念及閱會議報而慶聖明之扶植善類當事之愛惜人才也殿爭原非得已事事至而言言後

事已而豁焉忘之以後展布乃綽綽有餘地况兄正氣快筆已推重于舉朝乎今日之事黔蜀雖賀戰勝而元惡未除山海且幸偷安而虜情難固海外之偏師雖設而屬國之廢立未明典兵之大璫雖除而內操之隱憂未杜餉空耗于輦金之輩而查核不能問之海濱兵支吾于畫地之守而鎖鑰終當責之樞輔席前借籌尚有無限區畫而藩籬門戶爲小兒旣爲朝論領袖直須以此數事次第爲君父痛言之行一事再言一事此亦堂堂正

正名臣大着數也若依人以立事立名而究竟與
他人同其禍福利害有識者不戒思吾所爲此之
思之不佞曩日熱心戀主快口論世福根旣淺美
亦成病今當塞兌以寡尤悔深居以免罪戾稍俟
中秋後往南到任便爲乞身計買山築室耕讀痛
飲以沒餘齒足矣邇者歸里杜門坐小樓檢舊笥
書冊以送白日不入府縣之室不赴酒食之場不
發薦士之牘門無雜遊差堪自樂但未能向神前
發願不作詩文也如何如何千里無繇面語聊述
近况如此

復錢孟玉書

昔年養病招提今日避喧沙上田園旣蕪妻兒闊
疏筆墨久荒賓從稀絕嘆吾生之不辰嗟世路之
荆棘似此景况年復一年稅駕未期時光易老古
人乘血氣而思自見今且柰之何哉足下三旬九
食尚能馳辨春華賈於知己不似僕五石瓠濩落
終身也古人云素貧賤行乎貧賤僕山林人耳原
無奢好山齋數椽曠地半畝前種修竹後鑿深池

采樹萬株列于墻下草花千本植周庭際每皓月
當空春風拂戶則披襟散步命酒放歌架上古書
信手拈得開徑迎客欣賞相對樂我終日可以忘
飢此時又何須襲危冠于鷓鷯爛金紫于五雲哉
然而此福亦難消受則似先天有吝嗇者然何可
強也便欲褰衣長逝負擔束書吊五岳之煙雲訪
空同之靈秘冀得名僧指點叅究五宗仙侶提撕
開授玄路而凡胎未脫俗累相纏離家未旬回首
迷戀想亦性分上帶來有此一番霑滯難灑也即

欲破蠹食之萬卷盜神仙之隻字上取國朝之典
要遠稽往古之精微求爲可用通其條貫勒成一
書以待來者而精氣衰止心目勞疲神索于覃思
筆窮于揮洒每構一篇展轉竟夜不成一字嘻壯
年不學老時悔今尚何言哉嗟乎僕今真無用人
矣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屈曲無傷吾足當今
之世僅免刑馬敢復夜行不知止哉茲且就醫海
曲依甥舍而居世態鄉情又置不問若得微草澤
之功藉秦越之力起其蹒跚錫之款段且將問六

身日室初集卷之七
八
橋之花柳探靈山之巔際與兄把酒銜盃一傾倒
鬱積或有期乎各尋樂處無櫻身世之患而已尊
公傳積日而得久稽使者今特遣歸客次對冗手
勒此種情事卽告霖調亦如此故不再申別楮也

與顧霖調書

邇者玄黃之戰猛于雷火斜封之毒慘于長蛇况
天示之灾民兆其釁耶士大夫旣不能有所補救
碌碌在乘鴈鶩集之數而噤口不發一言吾輩可
復出耶僕虛生盛世久矣一點不復長老山林家

有器兒室無菜婦抱此熱血灑于何地隱居無園
林之樂遠遊無採藥之伴著作無草玄之筆折衝
無馬上之氣兀坐一室形焦神枯酒漿不周于友
朋朝榮不單于祖父教澤不貽于子孫痰疾不除
于四體嗟乎日月逝矣歡樂何時兄以爲我樂乎
每想芸窓刻苦口吟手批參酌古今攷求華實力
殫于學殖精覃于揣摩本欲潤飾皇猷宣揚帝德
勲騰名茂光輔太平而時會不逢媒孽四起解組
不久罷削旋加書負人乎人負國也僕老農馬足

八迷湯則傷吾行屈曲則傷吾足由今之道食今
之祿天下豈復有士節臣品哉四肢痛痒朝夕切
身浮位浮名于我何有近者脚脛遇醫今滯海東
沙上計日待愈倘其刀圭有靈蹒跚頓去則杖履
芒鞋相逢湖上看花撈月把盞堤邊補昔年之壯
游續曩時之快事悠悠蕩蕩豈特吾與兄共笑傲
于孤山梅嶼之側哉言至此無歎盈盈脉脉也別
久不能得便鴻一言睡起直攄胸臆如此冀台諫
之

在畱都寄都下諸友論時事書

弟藏拙南曹不敢再談時事而近見司農以催餉
不前奪郡邑長吏職且云俟奴蕩平後再叙官訐
夫郡邑催科未嘗不猛于湯火其拖欠多而不申
部額豈有司之不用命哉民窮財殫付之無柰何
耳若以此定黜陟而考課之天下豈復有良吏哉
夫數年來苦民力而疲天下只爲一遼耳而遼已
寸鳥有矣今卽漸言修築寧前而西虜橫擾于內
八賊窺伺于外寧前孤城亦卽金復甌脫也但可

寬守山海之權着未定是得寸守寸之定着假
令糜西虜而使將士得安于遠戍無礙於耕耘即
今日修守之權宜亦他日恢復之根本也但兵力
不盛終未易言耳毛總戎角立于海外戎馬不能
到之地而近掣奴肘遠遏奴鋒此真山海一臂然
以衛登萊則謂之偏師游徼以圖奴塞未可謂撻
伐奇兵守阻一島則有餘攻入虎穴則難繼也夫
古人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而後可得志于敵國如
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今以 聖天子守在四夷而

柰何汲汲焉圖已去之土地逞無制之憤兵憤帥
驕卒習爲故事未得尺寸已糜巨萬而甚至殘民
命亂官方以殉之哉夫與其影射之十萬不若核
實之數千與其浪糜之萬鍾不若克腹之升斗與
其虛談恢復之關外不若實行修守之關內請今
日急宜收博爲約汰繁爲簡揀其十萬之半兵必
銳糧必克腹將必忠廉外屯以護耕種內屯以備
東應海外掣奴之肘腋嚴關固我之根本而一切
急名之如派漸爲蠲除催科之功令悉爲開免元

既調國勢徐振萬民樂業夷運自衰至于黔蜀
疥癬如王存思道長以本地人言本地事鑿鑿如
畫沙印泥亟如其策兩地夾攻定堪蕩掃招安位
而誅邦彥弱水西而圖蘭州弄之股掌全憑方畧
又與廣漠之地犬羊爭逐者不同方今 聖敬日
躋太平有象 天開長子萬物同歡而何必鯁鯁
馬議兵議餉之聚訟添兵添官之旁贅耶鄙見如
此 廟堂以爲何如不敢妄談以安分也冀備採
擇尤惓惓無已耳不宣

與耿藍陽書

自深夜領教語而還也血脉來往即溘上三百里
如願通指矣中夜獨坐用懷知音竹屋松聲恍親
面目既承遠札刻日駕舟與聆玄箸慰我饑渴而
館人告辭良會不果海虞之棹轉而東林麓以所
印質門下者稍爲發明間一取證而涇陽玉池兩
先生轉爲首肯遂以其語述之虞山會語叙中然
而皆門下雅言也玉池先生相契愛進弟以規矩
字則躍脫化蹊徑入於狂宗私心佩之感其恩

而輒更有質目前本體昭昭靈靈誰非規矩若
準方畫圓又是性地上添一尋引繩尺規何從立
矩何從來只是任性之人不清源頭不知規矩便
如楊墨之禽獸陳仲子之蚓子莫之廢百告子之
握苗君子謂之外道然學脉所爭只在毫釐耳可
見源頭一清不離不即頭頭是道人人當下皆可
從心不踰只此叅證規矩了然天則之樂妙不可
喻豈如束縛硬殼子遂謂夾持性命哉所以規矩
二字不方而方不圓而圓爲天性至妙至妙者也
偶於院規叙上曾言其畧史先生真海內了當人
聞言而悅也至論養心寡欲則鄙見謂欲只一欲
更無義理私欲二項人心道心只是一心知則人
心盡是道心不知則道心盡是人心大約我做得
主則耳目聲色日涉而不亂政不必遠離以爲天
理從來世上無枯槁之天理也只此快暢融通便
是養字真血脉若言此際恐無規矩則做得主者
是誰而規矩是何物也此來專以請質幸教之

主爻語政患話不了耳讀台指言言是了也近
寓書以其說請之陶石簣老師師答云真信之難
力行之不易不佞悚然以爲饑須食纔了得饑渴
須飲纔了得渴日日飲食而饑渴日日不了爲無
有真飽滿在日日是道而生死日日不了爲無有
真聞在世人信不及故不能力行惟不曾行故終
是不信耳吾輩時刻間皆有行皆有信皆有聞也

答毛總鎮

古來定遠玉關樓船下瀨或威揚絕塞或名振百
蠻然未聞海外橫戈窮島鼎立收潰民而爲生聚
耕石田而作儲胥聯屬國之心今無外嚮掣逆酋
之肘杜其內侵如大將軍麾下之勞苦而功高
者也側聞將軍布衣無重袴蔬食不兼味廉而生
威惠而有制往來驚濤駭浪之間幾暑不蓋而寒
不宇矣上報主上之殊恩下慰朝紳之雅望甚
盛甚休惟是甲乘器械不能取辦於荒壇藁芻糗
糗何以陳殷於廢壘此在廟堂應計盡能索嘔心
枯而專求實際應在燃眉不知有心人有幾倘

麗國攻其東，憇虜犁其北。關上一旅如奕棋，布子漸着漸出修。寧遠之孤城，恢廣寧之舊堡。重關兵氣與瀚海，軍聲互相首尾。而後一圖大創，不亦千古快事乎？不知大將軍麾下一點血，誠與廟堂朝夕相通徹否？將相和調，則士豫附。此種機括，更爲喫緊。今之廟戰，徒孟浪耳。議論日煩，幹濟日拙。獨在關有相，在海有將，血脉來往如指，應臂合成。一身何事之不可濟也哉？夫惟謙可以居功，惟廉可以服衆。惟慎可以善後，大要吾輩欲爲。朝廷出力，勦不朽之奇績，須尋個主盟幫手。萬里海外，願以此爲祝。不佞孱書生耳，亦思攬結海內肝膽，交以報。聖明萬一而處，非其位，假息南曹讀書。譚道聊以自老，其佇望。台旌所指，滅此朝食。不啻盲人思視，而瞽人思行也。遠函珍重，深佩來忱。惟有三寸管，磨隄糜汁，安排爲門下作海外銅柱。碑耳勉旃，強食海內共式靈之。不宣。

與閣下諸老

春幸回南署，歸息故園。家累龐畢，涉冬乃至。白

樂其官衙閒敞風景靜適又部務甚簡而毅
翁館師受事不佞幸署紙尾散堂之暇杜門掃軌
整理舊業旣宜拙性更愜素懷自分曩時諸生舊
游地欲求薪水無憂與馬饒足安坐肆力而筆耕
如今日者豈復易得慶此生厚遭亦荷知己挺植
長老是鄉有餘快矣惟是德不配位福過其量涓
涘未答於 聖明名實有負於知我中夜循省慚
愧在懷伏惟 老先生門下爲國柱石作帝股肱
當財窮民困之秋值地蹙兵疲之後固圉以強國
勢邊疆靜而內地乃安寬恤以救民困郡邑饒而
朝廷乃實以海外爲巡徼以嚴關爲戶庭以縻西
虜爲權宜以守河西爲活着省官省事而省議論
核兵核餉而核官方當此 聖明兢業之朝宜修
臣子對揚之實掃門戶而愛人才省面情而重綱
紀周南舊史耿耿切衷非直陳於同志之前懼負
慚於久要之雅短箋裁候布此衷言懷德滋深去
德滋遠聊陳芹獻以致遠忱伏惟原照不宣

與孫相公閣下

爲帝者師弘大人格心之理作 聖人相
著元戎摧陷之勲凡吐握能徧乎羣流况吹植更
隆乎同調恭惟 師相閣下道備天人器兼文武
自任天下之重不惜一身獨賢王事之勞惟憂
君父自講筵而升 鼎軸繇燮理而總師貞休休
有容之度旣非養交以借名蹇蹇匪躬之操亦不
枉道以求合謂滅此朝食方可答海內之心如優
游坐譚孰能佐國家之急度奴虜於枕上趙克國
自許金城阨關塞於掌中韓穉圭不忘銀夏分猷

分念而惟斷乃成任怨任勞而中制者敗雖安邊
不在餌虜乃乘障先貴和民集思廣益而不爲旁
觀者移核實循民而無今巧言者售從古入相出
將原未有人於今外攘內安誰能踰此皆緣正色
立百官之上無黨無偏是以忠心結 九重之知
惟和惟一顧 帝眷正隆輿情更信爲社稷計西
平方賴成功如蒼生何東山未宜返駕某專愚類
於草澤迂質同似朽株亦嘗侍 函治之間未能
磨之益幸叨大庇得竊散曹修身著書或可

秋不朽之益匡時救世惟願記三台獨運之
功臨緘不勝惶悚感切之至

與張郡尊書

南歸寵錫寵招飽飲明德獨以戟門不敢擅入謁
謝未皇而中心藏之非言能喻深惟古人報德止
有增美塞回而老公祖下車以來三年於茲仁聲
流聞弭亂保境功高渤海化洽潁川不佞行當命
之管城詠歌其盛惟是敝郡風會衰頹蠹賊好假
借以鬻權青蠅喜憑虛而造謗即以神明臨蒞而

革而良難其所繇來原非今日惟慎防而曲涵之
使彼不得乘間生事而我亦寧靜無動如消痰毒
須護元氣若一朝橫發或過逢譴怒則於法雖正
而此輩支蔓愈多將來治不勝治况一涉青衿尤
非旦夕可作了局擾愚民則損政體滋疑謗則傷
德威不佞生平愛重知己不啻捧壁何敢不一密
陳萬惟鑒此一片熱腸無私探其末論于凡不肖
輩咸與維新轉雷霆爲白日息風波爲平鏡我不
人定自息蓋處末世之道原自如此是在高

系而深惟之萬一嫉惡太過重怒難犯鼠輩
可惜隋珠斷未可作雀彈也佩德銘切手勒密布
自書自封不敢倩人欲今德意出自台指郡中共
卿召父大光明也臨緘主臣

與門人書

畱都原無一事而又杜門不見客者三月鎖鑰生
塵苔蘚封徑自是天付書生以讀書緣也官居九
列年逾五旬而又以文章無用恐濫金甌受彈而
歸亦復何憾已矣可以歸矣家居玳瑁湖上九峯

簇起其東偏奇僻處曰茶山一名曰柰山陳眉公
讀書其中傍有田數畝有地一區田可耕地可築
也山妻本農家喜督耕事男婚女嫁各自受餐不
復相株累長可作村墟田舍翁隙地按二十四番
花信種花千本花容長在簾幙間書萬卷畱城東
舊舍不多載止携生平得意書數種閒便展讀讀
倦便開新釀痛飲或吟詩一章或寫字數幅散步
垂楊古樹下與田夫野老量晴較雨說稗論穡不

不問城中事要使士大夫中不知有此

也。已矣。可以歸矣。第二疏已上。艤舟而待。速去爲幸。不復知其他。承兄作書慰我。諄諄正論。惓惓道愛。兄品自是高。我一等。然不佞一生讀書。麓有所見於此。覺有洒然者。馬別紙不盡。吾意故晨起再及之。

上葉閣下書

自初夏奉別。台顏泛蒲。日乃抵家。途次捧讀老師奏疏。稟爲司南。兼佩贈韻珍。重金玉。謹手錄同館同志依韻和別之作。不覺成帙。刻之吳門里中。傳爲詞林盛事。皆老師吐握憐才。借風雅之鼓吹。生龍門之毛羽也。歸家暑雨。浹旬杜門。啓舊篋。檢點藏書。以消炎晝。涉秋而兒子歲校。頗費程督。今又迫向平。累未能脂白下之車。荏苒家園。辜負師造。而適拜新恩。以光廟實錄蒙叙纂修。鴈也。何能遂荷宮賓品秩之錫。自分受教門牆。循資纔及廿載。列爲卿貳。已覺負蚊。再予南曹。幸愜歸願。燃藜俱係吾師句。裁字訂每一呈藁披

領吾師識見筆力使其得悟文章史法

翰揆宗趣陶鑄良多而徼望外之恩光據非分之
名爵此某之所中夜傍徨三思循省感激而增汗
顏者也近得姜曾二門人并呂公原書備述吾師
垂念不肖屢辱齒頰夫以吾師集思廣益主持

昭代鉅典石渠金匱之彥操三寸管以從按年月
而遞呈郢削焉耶 神祖四十八載聖政鴻業不

過二三年可告成何有於不肖之荒陋疎畧者哉
商都久挂虛銜深憂尸位而男婚期在十月一畢

即束裝就道勉力供事以圖無曠生成但某本書
生了不通於世故將來稅駕未知徼幸完美否全
仗吾師提撕而挺植之某惟有束修其身以靜聽
機緣而已也當今 聖明虛已講席鴻開黃髮克
庭同心攸濟而吾師以和風清德風動萬方以大
力熱腸延攬多士太平景色薄海光天周南舊史
誰有誦咏嵩祝耳二綾二布謹備寒裘手勒不敢
作麗棧伏惟慈諒某死罪死罪

道冲相公書

和間以笠澤之便羽曾附一緘想達記室
矣家累甫畢已涉冬今乃單車就道蒞事白下官
衙閒整風景靜適望宸樓上四顧慨然有伊人一
方之想惟是老年翁垣墉塗蕘拮据爲勞而弟享
六成不減舟楫所謂宇下之庇及於同心良亦兄
身間一段嘉話也幸從毅翁館師之後隨行署尾
無事可做散堂之暇杜門却軌整理舊業旣愜拙
性更遂本懷自分曩時諸生舊遊地欲求薪水無
憂輿馬饒足安坐肆力而筆耕如今日者豈復易

得旣慶此生厚遭亦荷知己併覆長老是鄉有餘
快矣當今 聖敬日躋太平有象天開長子萬物
同歡而老年翁以正色立朝嶽嶽如孤松萬仞居
三台協心之列在八元師濟之間獲上信友道固
委蛇爲而不宰着不得氣節二字古來其道大光
明者皆潛而不亢也佇望霖雨天下故不覺布此

言望宸樓已非舊址爲署部陳司空移後五尺
欲爲年翁作一記以鐫之於壁倘當日建樓
形家有確見者弟當仍移舊處也縷縷

恨紙盡耳不既

與孫愷陽相公

乃者 聖敬日躋太平有象 天開長子萬物同
休而老年翁以方叔元老振旅待邊安至尊而鎮
社稷此何等心力何等職任而可以坐談定進止
也每一發兵頭須爲白不但言勞苦功高矣夫
聖天子龍飛講幄第一臣而迄能以七尺支東北
危關半壁天固重瞳之明聖而豈非邀九廟社稷
之靈哉人生至此即肝膽髮膚皆爲君有而更有
何事惟是守河西寬着也聯西虜權着也寧前不
守則山海之鎖鑰不固虎墩不款則逆奴之聲勢
不孤而談者紛紛以西虜之抄掠爲議款之非以
寧遠之出屯爲資寇之具然則築舍將何定耶恐
舍此二着之外別無固守之方也海外之師擾之
而使不寧立于不敗之地而掣其入犯之肘不可
謂無臂助而恐亦是偏師游徼非關捷伐奇兵守

餘攻亦難議是惟前經畧府執十八萬之說

天下旣因而遼東已化烏有然則今之

言何如弟謂今日爲核兵節餉計與其影
十萬不若真實之數千與其浪糜之萬鍾不
若克腹之升斗外屯以護耕種內屯以備緩急海
外以擊肘腋嚴關以固本根而一切無名加派之
例悉與蠲除催科不前之罰悉爲開免古人云十
年生聚十年教訓而後可以得志於敵國况 聖
天子守在西夷而屑屑焉圖已去之土地逞無制
之憤兵至殘民命亂官方以殉之非所謂王者必
世而後仁者也久失面對畧布區區

與族伯澄瀾論族弟張小獄情書

有叙由

某之曾祖奉訓公有庶弟榷號檢齋生三子長
曰嗣光號後芳次日嗣聰號少葵三日嗣達號
澄瀾張小者即嗣聰之幼子也嗣光嗣達同居
祖之遺宅而嗣聰柔善遜于鄉嗣聰老而貧不
能有其居而來遺宅之旁索一椽以棲也嗣達
不許遂去嗣聰及諸子與之閔乃嗣達之室爲

中所愚謂作雉經狀可以駭戶外閔者而速

就經家人輩不速救解而斃矣乃仇張

而毒揮之幾死聞于官而坐以威逼之
大者問徒小者問絞嗣聰不久死而其母伶
仃乞食視獄中見也痛哉嗣達之室愚而就死
也乃嗣聰父子以身殉焉日蔡公之後如綫矣
今滯于獄已五六年乃嗣達恨未解也必欲死
之爲快舉族傷焉于是某作書與族伯澄瀾而
勸之同堂相殘而同四世祖者乃爲解救豈得
已哉嗟乎令祖宗有靈澄瀾公讀此當痛哭而
活張小矣族子史官某謹識

侄男某百拜稽顙哀啓三伯父大人台座下某枕
塊人也後死爲憾敢問宗黨事哉抑亦有耿耿切
衷積之年月不獲自己者敢爲伯父告且爲伯父
勸也雖然此非某一人言之亦 祖宗二百年靈
爽實式臨之且舉吾宗伯父伯兄仲叔季弟諸侄
輩所共欲昌言而不敢出諸口者願伯父之一開
悟而憐聽也蓋自檢齋公爲會齋曾祖庶弟有才

以綜理家人賴之而分宅于北俞塘稱隆盛矣

以葬叔祖居長也再傳而三派則大伯二

父也大伯力貧子女不克婚嫁後事茫茫
伯父又無子而二伯柔善久遜于鄉老而貧
夫婦伶仃來城而無所歸也三子顧乳少不能爲
無米之炊以養父母孑身無立椎之地以自託而
求借棲于祖居之半椽噫亦苦矣伯父不能容之
而與之競也令此際一善處分者出焉安頓其居
次而稍卹其饗殮兩言決耳何圖扇搆者多解免
者少同室之誅語化爲不共之戈矛乎伯母之委
命于一決也此際情事真難言也不孝某以京遊
乍歸之人敢證不可踪影之事而生支節以累他
姓哉此在伯父平心降氣而細思之于平旦可耳
若必以門外之詬誶駕言于逼迫而殺張小以爲
快則不孝甚不爲伯父願之且此事姑無論本心
也亦未暇論根株其左證窮研其本末而恐爲說
愈長也就令以詬誶爲逼迫乎二伯亦伯父之親
兄也今已流離道路展轉死溝壑矣二伯母亦名
家女也今食不糊口徒步往獄中丐殘糜冷粥以
養須臾死矣二子受杖幾數千百囊頭三

隣者五六年矣大者且髡爲城旦黔爲

鬼薪不知死所矣颺風無終朝震雷無終日而伯
父尚執迷含怒不一少念日葵叔祖之嫡血乎夫
張氏于郡中爲衣冠世族子孫則長貧然讀書自
奮列于縉紳中者代不乏也而可令子弟南冠而
纍囚挂不赦之大辟含沉寃以沒其齒乎即祖宗
泉下寧瞑目哉且聯芳公一派分爲五支今箕裘
零落家道荒涼婚娶不時孫枝蕭索每一念及五
內如刺言及于此以伯父之仁心厚德能不惻然
不孝僞于伯父同四世也不若二伯之一堂骨肉
也而顧灑淚爲諄諄者豈好爲不識時宜之語哉
且二伯之子已如朽上肉某奈何不集于菀而集
于枯重違伯父之意而強欲活之以爲德此一種
血誠尤伯父所宜垂察也伯父其因某之言採聽
不諸父兄之通論追念二百年不斬之世澤以
二伯生死骨肉之誼而寬張小之餘生伯父之
遐福舉族祝千秋焉敢瀝衷而布之死罪死罪

內人施禹聲書

章便目爲名士此淺人語凡有口者誰
人不能
有手者誰人不能縱橫三寸管智慧通

之士誰不繪月露而寫風雲以是當不朽惑也

名之與有古之用心于內者嘿嘿從無口

可說無筆可寫無知慧可摸索處却尋箇真種子
心裏打得過便手口說得出手口說得出便終身
用得來不然總是剪綵爲花蒸砂成飯全無安穩
受用處此點真種子到手却易如反掌覓時又難
于登天第一先要候箇弘願聲色貨利不着矣名

心勝心不着名心勝心不着矣道德功業不着道
德功業不着矣精神氣燄亦不着乃至一腔熱血
灑朋友而不必強聲氣之同夢寐丹心輸君父而
不必徼九重之眷青天白日心事內信貂璫外信
夷狄中信百官萬民而不必爲凌厲之風稜約結
之溫日大要我相淨盡便人相捐除二相了然不
生方能宇宙在手蓋我原非我若論天性我亦是
借借來補救世上人只圖天下太平我亦還歸天
下得更有箇人在所謂願以此身奉塵刹

世求利益此願既真一切異同偏見如種
種微塵入烘爐裏頃刻灰飛烟滅何處更有金玉
屑在此真思議路絕大機大用眼前卽是吾輩論
學宜從此着眼禹聲論當湖四閱月而已爲諸弟
子指點仲尼諦義庶用心于內不樂以名士自居
者著吾說以廣之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前人行
處行禹聲珍之重之

與俞濟之書

前載陶無瑕書

俞濟之書云承

兄儘力剷除此鈍根日被昏散

纏縛安得仰面見青天向仁兄拍手大笑手書下
教自稱鈍根極妙極妙夫金屯而爲鈍如礦石然
我丈可謂礦非金乎弟倘得而剷除之是棄礦而
求金也誑之誑矣知此則纏縛卽解脫昏散卽明
淨不然昏散纏縛是一人明靜解脫者又一人矣
胡然而天胡然而帝之謂何無處而非天之所見
卽無處而非天之所向亦無處而非拍手大笑也
故曰笑笑皆天天天天皆我向不向見不見不過光
矣丈不聞古人道來去都由你鬧好沒主

知來去開熱的是誰若識得自有主宰便

不被他瞞過

無瑕書
止此

昨見問無瑕兄字有剷除鈍

根之說吾兄誠篤人也恐執着鈍字尚未得仰面青天無瑕所言原是爲上宗乘人桶脫底話耳弟敢再下一箇語蓋言根則有二種曰根宗曰根器爲利爲鈍從根器分別也若論根宗止有一利更無些鈍悟得本利便是不剷除之剷除矣孟子曰故者以利爲本兄試取器械而論雖甚鈍鐵旣名鐵器便有利體一經磨洗其鋒則銳可謂鋒不在

頑鐵中耶特因磨洗而顯耳五更開眼劃然天明

更不長夜是正磨洗顯透處也昏散纏縛都是夢

景不是醒體夢無不醒則昏散無不明亮纏縛無

不解脫 兄要昏散纏縛便昏散纏縛若要明亮

解脫便明亮解脫矣此即處處皆天刻刻皆見本

日夜在光明藏裏行何須仰面纔見耶凡事皆由

我所謂太阿在手要斫便斫要匣便匣不得着一

遲疑顧 想也兄謂已鈍將無謂利在古大聖大

賢

賢鑄下莫耶便利斷犀革我輩鑄下

須以華陰土拂拭此土元與莫耶本
體無干 特借途耳今若借途于無瑕是華陰土
也請看無瑕太阿與兄太阿何在莫作仰面青天
念只與無瑕齊拍手大笑可矣拾筆草草附于無
瑕復柬之後

勸諭族人書

我家自貞孝公登科以來凡十世甲科矣松人稱
舊家冠帶不絕二百餘年者惟我張氏爲盛然仰
惟我祖宗所以致此者以其貴而能讓滿而能謙

不收狼僕不營田宅甘貧勵志讀書向學故能徼
天之福縉紳蟬聯耳爲子孫者豈能一一盡登科
第但願各安本分學做好人使鄉里稱爲善族之
子即賣菜擔柴自食其力有餘榮焉何則以其不
辱祖宗也譬如衣服布帛補紉漿粉潔淨即雜之
羅綺何妨聯席蓋世人着此儘多耳若身穿錦綉
或爲墨汁所污或爲糞土所染或零落破碎則

冠裳之會以其不成片段也嗟乎人顧

安知買菜擔柴能安分潔修者不賢于

名平且吾家科名尋常事耳城河一帶世
獨謂城河張多進賢冠哉亦謂其世世

德不縱容狼僕爲害于鄉里也夫世上附勢而
往來者決非好親戚投靠而立空契賣身者決
非好奴僕彼固將用我耳我旣出身名譽在我人
品在我報國報祖宗在我此輩安知此等大事只
要借勢詐人幸而成則取其利不幸而不成則亦
不受其惡名奈何以我一生讀書奮發而殉此輩
哉興言及此可爲深痛且彼所投我好者不過某

家有田某家有房某家有人命可圖些須小利耳
丈夫省喫儉用安分守已即做一窮秀才難道不
過日子就如僥倖一中與秀才差得許多些須小
利濟得甚事畢竟留我不受辱面皮可以對宗黨
對祖宗所得多也所以凡爲盜爲奸與人爭訟及
詐害人經官府照提未獲者決不可收騙酒騙肉
言巧語生事害人者決不可近旣以養廉耻惜

字鄉譽光祖宗如田宅奴僕人命等事
守者決不可縱容家人親戚假託橫行以

身爲士庶者既屬名族決不可張拳攘
人不佞言之似僭然既徼祖宗之福列
籍稱善人不敢不爲宗黨一申戒然鄙性頗非
託之空言如仍前有投勢棍徒不係舊僕敢住城
河爲害一方者許受害之家來稟即送官懲治逐
回原籍旣清地方之害亦完子弟之名知我罪我
生平不懼也特此告白

與魏相公書

弟爲謏材薄德附青雲而託聲氣者二十年矣稟
承廷誨砥礪生平居鄉不敢自傷其名行立朝不
肯依傍人門戶讀書潔身期不爲同志羞者此年
翁平日所知也南署之推寔爲不得展布于講筵
故北領閒曹以爲靜修地而矣旣釀于去國之日
僣復積于鄉螯之餘言路君子未識其面目不究
其生平而見彈求炙張機以待蒞任之章甫奏逐
之草先聞駭也庸縻速去何恨况忝竊祿位分

須抽身猶悔其晚獨是年來風尚動輒
別異同大約稟承 天子之意微保

少日復一日支蔓彌甚傷殘愈多只
報見啓事一奏輒累數人海內正人所
者寡矣若非絲綸主持大破積習恐將來可用
之人剪除殆盡特立之輩裹足不前一旦 朝廷
有急愕視推避何所取辦萬之尸素屏跡入山固
無足論而世道人心往而不返漸且自下而上極
爲可慮是在年翁所當振起精神主張一番者也
况今 聖天子聰明勵精 年兄以論學舊臣處
密勿重地若隨事入告隨機盡心透徹薰蒸令

士 上知其乃心 君父任怨任勞自然魚水相托
聖心旣嚮相權自可在手我能向前人自退讓何
事不做何功不成然在今日處元愷共濟之秋不
宜開旦奭異同之漸于真氣節內成大事業道在
委蛇機須遵養也待罪放廢之人不爲乞憐兒女
態而敢慷慨薦狂言者以爲千載君相良不易得
山河日流不可砥止如年翁正氣直心正可主持

其機用拏定主意以翼戴 天子愛護
予一義者偏黨可化而蕩平反側可還而

以書聞後山林長往不復再通記室矣第
候前 旨而急于再陳者亦恐好事之

又疾其濡滯也伏乞 年翁主持票放委曲道
弟生平只讀書潔修無他謬疾于 中堂先生之
前得微 一旨速放益感老兄弟玉全之賜矣

啓

上朱相國老師啓

伏以天啓六符帝孚一德鴻鈞獨轉載占調燮之
新鳳軸久開式仰絲綸之舊長安日近天上星高
徒爲結于私衷冀遙抒其積素蓋自 列聖經二

百年治定股肱旋轉良難惟茲一相繫四海迓衡
篤斐焦勞有幾屬君臣交擇之會乃異同互勝之
秋格心與入而衆見以爲茹正事直詞而上苦于
難犯不調衆慮恐意見亂我國常未愜 宸衷將
獨攬掣其衡決剛柔之際上下所難伏惟 老師

下公而無黨吐乃爲茹犯亦勿欺睽即成合心

回將順功不居乎燮理調停應 神聖

霆而特立開太平之無象與日月而

論之秉力扶官府之一萬姓更生于

仰德于濟川某一託門墻三更裘葛婆

翰墨未窺東觀之奇菽水丘園不治南山之穢

竊銘師誨深居不侈于交游更佩親提誦讀必探

其事理媿負嚶嚶之志敢修皎皎之名惟常留面

目以復泝龍門忍暫棄生平而自辜鴻鑄獨慈骨

尚委于夕露而椿日未耀于金莖特此兩難深于

交戰伏冀慈督 遙企一陶時厯三沐某不勝惶

悚戰慄之至

與葉相公閣下啓

竊念某讀書有限諸世無緣遭時休明賦命蹇薄

積戾已浮于擢髮負疵何待乎吹毛亟宜抽身以

謝公論是以匍匐拜疏涕泗求歸而遽荷 溫留

尚塵就列在鄉國豈曰不可豈 君相猶識其才

辜恩難報于再生度義不容以終日恭惟 老師

公閣下安 社稷以爲悅與 聖人同其憂昔

排大難決大事措泰山而聲色不動今

羣策合羣力廻狂瀾而風浪自平留

廷樂一日之清寧壽百年而四海享
利至于因材而造與物為春進君子不

備于小知退不賢亦曲全其大體如某躍治尚

賜溫吹自省孤危夢斷長安之日月獨憐衰病情

迷故國之烟雲再疏顙 天懇祈票放所望收身

未路得為聖世之全人沒齒窮山安享太平之餘

日雖靡報德長孤桃李之光誓不辱知永矢松筠

節

與韓相公閣下啓

稱允鶴智不周身材非適用讀書未窺其涯際涉

八于時宜器小而難自持任重而不知止致

釀難追之咎實係不移之愚幸人言寔中其膏肓

雖速去尚嫌乎濡滯何師相造已絕之命而 聖

主留既逐之踪就列厚顏拊心感涕恭惟 師相

閣下德重河汾功高社稷修身藏器幾三十載應

受眷則五百年大力挈委裘之安羣邪膽破直

之痛衆正淚零消偏黨而歸蕩平妙競

協心同底于道獨苦不尸其功至于

惡揚善煦春暉于空谷施甘露于朽
雖頂踵可捐顧微軀則呼吸難待特祈
憫卽票允歸將末路垂盡之年齡及生平未辱
之名節皆相公賜以善後豈孤臣能保自全曩肅
謝緘聞言中止今陳下悃特冀鑒存

與朱相公閣下啓

竊念鷗性資駑下學術濶踈愧非鄉黨自好之流
豈是 朝廷大受之器生平非有意爲異而未解
直人素行間獨信所聞而原不適用自貽伊戚何

非屬憐才出自

絲綸遂恩貸下及管蒯

息罔極孤志愈危恭惟

相公閣下學苞富有

而著作晰其精微量總羣流而採蒐濟其廣大歛
海沸波騰之用歸鑑空衡寂之中靜觀我本不勞
順應物將自濟姬公且謀周桑土具有深心韓稚
圭力措泰山全憑大膽繇其瞭古今治亂于胸中
迺宇宙太平于掌上至于用人而長短隨才

退以禮朽骨生其色澤枯樹借以溫吹
不盡之恩而孤臣厭已足之願特祈憐

歸某旣已邀渙汗而洗滌垢汙便堪留
見父老鑿坏面壁五十年長自知非餌
亦八九口麤能自活自後皆其餘日此生幸
爲人靡報高深誓捐頂踵

荅王霽宇總督啓

恭惟 老先生臺下三朝砥柱萬里長城陽開陰
闔不言而人飲和武緯文經有作而物咸覩玉關
賜復威名肅四塞風霜黃鉞登壇兵氣厲九天日
可嚴鑰而制中國之勝秉靈鈇而壯元老之猷

熱奴爲

君父憂喪玄菟八百里實逃帥誤國

事沒赤子鉅萬人引夷近地而駐久不歸致我
內疲而憂深叵測旌旗改色喜郭令公之來號令
生風倚范龍圖之重撫瘡痍而居靜制動豢鴛鴦
而轉危爲安乘虜不忍吐賞之情藉之扞牧度我
未能絕款之勢急圖繕征蓋惟安枕保鴻雁之民
折筭驅犬羊之輩卓乎長算肆大人成不世

擔當信天下無難爲之事旣已山不採

見胡無人而漢道昌萬早歲幸負驥

快登龍于巫丈愧當綸草莫效華褒
相先感瑤施之無已拜稽受賜銘勒曷

圖

